



创作谈

走向内心

林珊

我曾在诗里，反复写下炊烟袅娜的潭坊村、繁花盛开的佛指岗、清澈见底的桃江河，还有一个令我心心念念的人。那个人，就是我的外婆。

可是外婆在2006年冬天去世了。举行葬礼时，我临近预产期，母亲阻止了我去参加她的葬礼。然而时间的流逝并不能磨灭我对她的怀念，没能去送她最后一程，没能在2006年的寒风中与她告别，这也许将成为我一生中最为懊悔的事情。

小时候，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和弟弟去外婆家小住一段日子，那是我们最快乐无拘的时光。在家时母亲所不允许的上树掏鸟窝、下河捕鱼虾……在那些日子里，都得到了尝试和弥补。每一次，当我和弟弟即将离开潭坊村的清晨，外婆都会早早点燃炊烟，在大铁锅里煮好六枚鸡蛋，避开舅妈和几个表妹，偷偷塞到我和弟弟的衣兜里，让我们在路上吃。20世纪80年代，物质还相对匮乏，几枚可口的鸡蛋对两个年幼的孩子而言，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外婆把我们送到村口，千叮万嘱，然后目送我们离开。等我们走到小路的尽头，回头看时，田野已经笼上一层薄雾。而我的外婆一身粗布蓝衫，头戴客家蓝巾帕，一直站在村口的那座石桥上，遥遥地挥着手，望向我们。后来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总是会想起朱自清的《背影》。可年少时我尚不知离愁，如今渐渐懂得时，却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我决定去看望她/途经的路上，翻过几片寂静的松林/穿过一条汨汨的小河/就到了她的家/她在灶台前忙碌/没有叫我留下，也没有让我离开/她没有问起她爱过的任何人/没有问起我的母亲/弟，或是姐妹/她只说后山的板栗就要熟了/新栽的葡萄苗又抽出了嫩芽/起风了，我站在翻滚的芦苇里/抬头看到空空的房梁/忽然泪如雨下……”

这首诗写于2016年，那时距外婆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多次回到潭坊村，在废墟成片的村庄里，寻找记忆里那些熟悉的场景与物件。土坯房、水井、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乘凉时坐过的大青石……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倒塌的土坯房越来越多。我看到的村庄，已不是童年时看到的样子。这个村庄所勃发的生机，已和我记忆中的古朴截然不同。

我在这首诗里构建的背景：寂静的松林、汨汨的小河，其实是一次真实的场景还原。年幼的我和弟弟曾无数次揣着几枚温热的鸡蛋，兴高采烈地翻过那几片空无一人的松林，穿过那条汨汨的小河，往返于潭坊村与玉舍村之间。后来我查找过百度地图，这两个村庄的距离只有3.2公里，步行需要46分钟。而恰恰就是这短短的3.2公里，这一路的松林与灌木丛、泉眼与青苔、风声与鸟啼，给予了我的童年时代一种地域上的辽阔与精神上的富足。

客家人对棺木的存放，大多会选择放在祠堂的房梁上。那些曾让我心存畏惧的，刷着朱红色油漆，写着大大的“寿”字或“福”字的棺木，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我无法猜测这个村庄到底有多少位拥有这样的棺木的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只记得，那个秋天的黄昏，凉风拂拂，当我站在空空的房梁下，忽然满心悲戚，泪如雨下。

这在后来，成为这首诗的结尾。除此之外，我还给外婆写下过很多首诗。每一首诗其实都是我对外婆的缅怀，对过往的追忆，对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的不舍。

在跳脱写作早期的稚嫩与瓶颈之后，关于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写作，当下每一位写作者都应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修正。我曾在一场诗歌研讨会的发言里谈及关于诗歌的题材，“选择和拒绝”是许多诗人的态度，常有人说，这不是写诗的材料，这不能入诗，但是里尔克回答，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诗，只要它是真实的存在者。里尔克曾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里这样说：“你在心里问，你的诗好不好？你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唯一的办法：请你走向内心。”

我想唯有走向内心，才是恒久的，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写作。



第190期
本版邮箱: perft@qq.com
本版电话: 0791-86849413

“银发”出圈 “知播”突围

——短视频行业观察

凌瀚

不久前，《202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亿，超过即时通讯(10.38亿)，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近四分之一新网民因短视频触网，短视频“纳新”能力远超即时通讯。新入网的网民中，24.3%的人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是短视频应用。这份报告还显示，获取新闻资讯及学习相关知识成为用户收看短视频的重要原因。

这不由让人联想到“感动中国”的“银发知播”群体。这个由13位老院士、老教授，中小学老教师组成的，平均年龄77岁的短视频博主群体不久前荣获了“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集体奖。这些老人退休后转战互联网，把“短视频变成科普课堂”，将拼音、电工、天文、物理、文学等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大众，“春蚕不老，夕阳正红。没有墙壁的教室，不设门槛的大学。白发人创造的流量，汇聚成真正的能量……”

“银发知播”的出圈，感动了无数人。人们赞叹他们不惧年高，在汹涌的数字浪潮中主动拥抱新技术，在互联网平台发光发热，将大流量汇聚成正能量的“青春模样”。87岁的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是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主体账号的院士。这位骑自行车的“80后追风少年”在视频里用新潮的话语方式，讲解中国探索海洋的故事；一头利落的花白头发，一件朴素的摄影马甲，73岁的上海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吴於人，打出“不刷题”的“旗号”，在直播间里科普物理常识、演示趣味物理实验……“银发知播”的出圈让我们看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短视频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纳新”有温度，短视频热情拥抱“银发一族”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许多老年人不再承担重要的生产力角色，他们从核心社会关系中逐渐退场，也似乎与互联网、与短视频这类新潮的玩意儿无缘。

然而近年来，得益于我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的持续推进，老年群体连网、上网、用网的需求活力不断激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

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近1.2亿。老年群体加速融入网络社会，成为活跃移动互联网重要增量来源。“银发一族”不仅成为互联网的使用者，他们还利用互联网，成为内容创造者。

打开短视频，我们会发现“银发博主”并不鲜见。这些老年人一改从前人们脑中行动迟缓、思想保守的刻板印象，利用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学习特长等在短视频上大显身手。有的秀身材、有的秀口才、有的秀学识、有的秀厨艺，他们有的教人做美食，有的教人养生，有的教人穿搭，还有的记录自己的旅行……他们拥有了庞大粉丝群，成了“银发网红”。

“银发网红”中还有不少来自农村。这些质朴、善良、勤劳的大爷大娘，在城镇化的浪潮中逐渐被忽视、被边缘化，但是短视频把他们拉到网络社会的“聚光灯”下，他们在短视频中记录自己的乡村生活、推介乡村美景、展示非遗技艺……他们创造的流量让乡村的美景、乡村的生活、乡村的物产随着他们“出圈”；他们的出现让人们更加关注农村，关注乡村振兴。

有研究机构认为，在政府引导、平台扶持以及市场驱动下，“银发网红”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和商业模式。而众多敏感的短视频机构早已捕捉到了这一片蓝海，大量的“老年网红”被迅速孵化。

从“吃播”到“知播”，短视频内容生产凸显品质追求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最早接触到的短视频或许是吃播、搞怪等内容。短视频在诞生之初，正是以其强大的情绪调动能力，低门槛、低成本的准入模式和碎片化浏览等“大众友好”特性，受到青睐。为了迎合受众浅层次的精神快感和“短平快”的信息获取需求，那段时期各平台的内容以吃播、生活段子、歌舞表演为主，泛娱乐的特点非常鲜明。之后，短视频行业爆发式生长，“短视频引流+直播变现”、短视频营销、网红经济等商业模式之下，一些博主为了吸引流量使出了百般武艺，有的甚至剑走偏锋，寻求感官刺激、炫富消费、猎奇行为等“出奇制胜”的“招数”。短视频行业一度出现了低俗、媚俗的乱象。

随着短视频用户规模的扩大，受众需求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再满足于搞笑和解压，大家希望从短视频中获取更多实用的知识、资讯、观点和技能。

面对受众消费升级的需求，各大平台纷纷加码知识内容布局，相继推出泛知识类板块。这些板块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专业领域，也包含美食、时尚、健身、养生、育儿等生活类内容。一些专业机构、媒体纷纷投身于泛知识类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一些学有专长的博主通过可视化的呈现方式和通俗有趣的讲述，给知识插上了翅膀，让受众在碎片化的时间中不仅能娱乐，也能学习。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在抖音上讲“好玩得要死”的古典文学，吸引了700多万粉丝。在一个视频里，他讲“又幽默、又豁达、又善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获得了超过27万的点赞，8000余条评论中大多是对苏东坡其人、其诗、其书的探讨，粉丝们在评论区开起了“研讨会”。而“不刷题的吴姥姥”粉丝量也超过400万。置顶的一条视频中，“吴姥姥”通过实验讲述角动量守恒，评论区里9000多条评论，全是一个物理课堂。知播与用户、博主与粉丝双向奔赴，完成一次知识或者观点的传递，这是泛知识类短视频的最大特点：用户黏性强，粉丝活跃度。或者这就是知识传播该有的样子。

不只是专家教授，不只是“银发知播”，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各行各业的行家手里、民间高手，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出现在不同的平台上，成为泛知识类短视频博主；经济学家讲如何防范金融骗局，社会学讲如何面对恋爱婚姻中的亲密关系，果园主讲如何管理果园，柳辉师则分享柳辉经验，宝妈们分享育儿心得……短视频的内容生态不断延展，新闻、影视、生活、美食、教育、旅游、科普、文化、情感、保健、育儿等内容样态不断丰富。

泛知识大潮来袭，“学习”成为短视频的行业焦点

“获取新闻资讯及学习相关知识成为用户收看短视频的重要原因。”这是《报告》中最引人关注的表述。高品质的知识

向祖国蓝天深情告白

齐美煜

出国产新装备研制迫在眉睫的时代背景。

通过影片，我们知道了飞机制造涉及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诸多环节。其中，试飞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危险的环节。飞鸟撞机、失速尾旋、空中停车……毫不夸张地说，试飞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除了胜利，别无选择。截至去年，中国空军试飞部队成立70年，中国空军试飞员成功试飞180余型、2.2万余架国产飞机。这背后，是500多次的重大险情和32名平均年龄只有40岁的优秀试飞员献出的宝贵生命。即使这样，一代代试飞员仍坚定地用智慧、勇气甚至生命一寸一寸地拼出了中国战机的飞行包线。如演员胡军饰演的张挺说，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第三代试飞员则是专家型。他们不只是飞行员，也是“会飞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报国志代代传承，具有鲜明特征的“代差”，也生动勾勒出中国军事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诠释了科技强军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视作品若要激发受众情感共鸣，必须用具有质感的细节刻画和人物心理刻画，把人物讲“活”。据了解，该部电影整个创作过程漫长而艰辛。以创作团队采访为例，从飞机制造厂、飞行设计研究院到试飞中心，从飞行

学员、优秀试飞员到前线歼击机飞行员，采访点多面广，采访对象有100多人。事实证明，前期的苦功没有白费。一个个真实、立体、不悬浮的人物形象，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比如，雷宇一开始执着地与队友邓放一竞高下，在经历比拼落败、试飞失败、张挺牺牲等磨砺和考验后，这个大男孩长大了。他发挥所长，潜心钻研，提出反尾旋的想法。再比如，张挺既是视死如归的硬汉，也是“没有与妻子拍过婚纱照的丈夫”“没有陪儿子踢过一场足球的父亲”。英雄褪去光环，不再高高在上，个性气质更为鲜活。

如果说片中视觉叙事给人以震撼，那么片尾的几段真实音频则是“情绪炸弹”。飞行员们用平淡的语调诉说着最后的诀别，意有留白，后劲十足。“下面有人群，再等等，马上到无人区了！”“请转告我女朋友，我永远爱她！”“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小我与我、小家与大家之间，飞行员们毅然选择了后者。无论前方有多艰险，他们没有退缩。正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镌刻在中国试烈士公墓上的两句话，“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

令人高兴的是，该部影片的正向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影片本身。随着《长空之



当下，电影《长空之王》正在热映。用该片导演刘晓世的话说，向更多人讲述中国航空自立自强的故事，让观众走近为我国航空装备进步默默奉献的群体，是他的创作初衷。这部影片的主角既有“在刀尖上跳舞”的试飞员，也包括为战机默默奉献的设计师、工程师、医生、保全员等，他们夜以继日奋战，为国铸剑，逐梦蓝天。

2个多小时观影下来，许多观众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影院出来后，笔者不禁抬头凝视蓝天，心想：这抹宁静的蔚蓝色背后，有无数的他们在为我们守护。诗意的蓝天也有坚毅刚强的一面，包括与之“对话”的那群人。

说到航空事业，我们不会忘记，1949年开国大典上，受阅的17架飞机无一不是“中国制造”。我们自豪，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6型71架军机组成4个空中梯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72年筚路蓝缕，72年风雨征程，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界的挑战就不存在了，我们唯有把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升实力，在国际上才会有话语权。就像影片开头，美国仗着先进装备在我国领空咄咄逼人，烘托



电影《长空之王》海报

王》的热映，与之相关的航空科普也吸引着众人，尤其是青少年。不少家长直言，《长空之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爱上航空、向往蓝天！